樂全集

一五

目之前而辟書交來皆自其聽過朝旨除遣抑由於名使引趨陛戟臨錫笥衣且謂陋才頊塵詔選免給尚書之札遂參麗正之游豈無老成之人盖有膚敏之士學則稽古才堪成務居然廏騄未登伯樂之圖奚此社櫟飜回匠石之顧此盖某官深懷奬善助國樹人導源使流本乎長者之論憑風載響成茲豎子之名致此坙微謬膺推擇敢不深考所履益期寡咎冀於風雨之晦見乎雪霜之色愚柔自勉無怠乎百千涓撮未遺或增乎

萬一上報施生之大次酬薦寵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賢良方正登科

伏奉制恩濫蒙選第丹扆出策臨問乎大政青幄陳對居慙於昧理惟設科之體大矧取人之材難敢自謂能期於一得撫心知忝被恩良優昔漢之官人並開數路唐之辨論廣設衆科故其名公偉人磊落之器由此其選昌言讜論經濟之具於是乎在國家受命祖宗稽古

已治不有咨周于下時延特起之士求聞謇切之言奇傑之才間復出萃風流不絕于茲有人皇上統攬九維緝熙百志惟是事事之備念夫安安之難復舉方聞講求王務自非發論合乎正道可以美教化策事得其遠體可以尊朝廷有大制度能探沿革之本當大施舍能折損益之衷理之淵源無不貫物之情偽無不通則安能沛然來思膺茲訪逮建高誼而列上副清衷之虛佇如某者一介自守諸慮本恬生遘昌期世蹈淳則幼居

里社知從田蘇之游早喜古學時就君山之講逍遥内樂拂略世紛未知朝市之中為趨利名之處一壥莽甚四壁落然無如親甘始謀禄食屬深詔之再下辱宗工之交薦時以異等對於大廷初命起家典校四部之籍有民與社庇身百乘之邑幸在僻處居多暇時因得緝所嘗窺覽暨嘗道聽聊補稗官之說歸備遒人之獻亦既奏御留置乎尚方俄復得旨許預乎大對延閣覆實有司上名得召便殿咸如初禮射之飲羽往嘗出于邂逅

魯酒致邯鄲之圍枸醬開崑崙之道國章有體廟論無私解籍禁扃假麾便郡方思補過内惕於危衷豈意疏愚遽還于榮路垢疵一蕩坏陶再新此蓋某官道贊穆清誠通化育折金投冶鍾鼎陳於大廷斵木就工犧象薦于清廟故兹甄録逺逮空踈敢不恪守官箴期終素履風雨如晦信晨警之匪渝雪霜既零保後凋之靡變冀酬洪覆用報大鈞

賀宋侍郎入參知政事

伏審祇若帝咨入叅邦政伏惟慶曆恭以國家基圖廣厚源流深長亶三后之典刑極百王之軌物念從閒歲政出兩宮姦徼據乎事權女謁干乎王度彝章就紊順氣為從愆誠士悼心思投畀而忌器匪人得志悉牽牛而蹊田當此一時夫惟自信儻非秉心忠敢違義深明周旋依于本朝造次合乎正道則孰能不虞彼衆迴出其朋深懷憂君之心首建復辟之議言雖甚密固慎出於戶庭聲實能飛蓋陰騰于涂道天惟助順已則為仁

録旻暨空疎自省蒙姿粗存素守若鈞與引寧違權度之平終白且堅豈受磷緇之變庶幾遠節用荅厚知

滁州謝上與兩地

昨奉勅差知滁州軍州事已於十月初五日到任上訖兩禁近班歷要途而知忝一麾支郡蒙便地以為優早依坏冶之仁適遂榆枋之分俯仰知幸戍虧盖常伏念某與世闊疎持身簡易上加憐於拙守俯垂祐於孤蹤恥於諏詭之為庶乎忠恕之道蕭然遠籟豈諧鍾呂之

謝轉運使奏舉

伏審某官過聽不材露章聞上俾部縣之陪長玷會府之介賔惟東南之奥區稱仕宦之佳處提封二浙列部百城陟其有聞黜諸無狀嬖兹羣吏之治繫在上官之論若夫文雅名流廉能幹吏固相望於著職皆屬意於罷知何此謬庸猥承刻畫如某者學無師法識闇事機須被詳延幸承訪逮擢之國論昧古今治亂之方斷以經疑謬聖賢述作之趣分當報罷俄忝恩收塵延閣以

樂全集卷三十二

南王氣萌於三代秦并六國置鄣郡江南而改曰秣陵
厭之也在漢實丹陽郡治所吳主孫權始城石頭號秣
陵曰建業自京口徙焉晉平吳郡如漢舊析建業為江
寧縣琅邪紹統畿政領於丹陽尹隋平陳墮其郛而野
之故六代之迹掃無遺者唐初揚州督府治江寧後徙
江都既而以丹陽縣為潤州江寧更隷焉至德乾元
中改江寧郡為昇州廢置數矣天祐板蕩楊行密據有
江淮子渭竊號而徐温實專其國督强兵據上游以昇

居焉入門而右為學官之署入門而左有齋宿之館又為窣道距闉挾閣構二亭凡溪山之勝眺望悉會庖圃有次廥藏備設復立小學于東南隅童子離經肄簡諒者聚焉凡為屋百有二十楹既釁器用幣釋菜成禮客有興于座曰美哉學也若稽田既勤敷菑在所播植惟學斂厥修念終始在其所志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舉而措諸可以成天下之務斯得謂之士矣若其拘文牽義齪齪近思誦焉不通其變習焉不達於用此辟

依焉有以發後心是府君為之舟航拯吾屬于溺也於
是樂輸善捨如趨期令既羣樸斲且塗塈茨役効其勤
匠究其巧歲未云半仁祠鼎新為大殿八楹環屬四阿
廊廡回合屹若山燦如霞桷雕欒文槐花蔓藻蓋中為
大毗盧遮那像文殊普賢二大士左右之相好殊勝彩
飾妙麗紫金光聚極於莊嚴兜羅綿網依然開合殿之
四周圖華嚴九會顯佛國之神化增法門之壯觀也寺
有阿育王塔嘗見光相亶有靈迹凌空危聳與殿對峙

勑有司增葺隱廬復給内府金錢經始壇殿規摹方備
今觀是也慶歷初某領史官嘗閲國書見摶本傳云摶
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之濵有青衣媪
召至懷中乳之自是聰悟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
見成誦無復遺忘尤工詩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
不仕肆意山水間自言嘗遇孫君仿麞皮處士二人者
語之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因往棲焉服氣辟穀
二十餘年徙居雲臺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輒百餘日不

興周世宗顯德三年召留禁中月餘因問以黄冶之事
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為念奈何留意此小
道世宗不以為忤命為諫議大夫固辭不受而歸詔本
州長吏歲時存問間因牧守西行過山下致賜物興國
初始赴召九年復來朝上尤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
摶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其年蓋百餘歲語
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
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不知吐納養生之

先生居下方茅茨不剪蒿蕪不除有訪先生者窺其戶闃焉無人但鳥聲獸迹或樵子山麓薦莽深處有骸如腊塵芟翳焉迫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良久氣還而興曰睡適酣奚為擾我州將以聞周世宗故召見既不受官賜號白雲先生故太皇御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詔揔把三峰乞與君既對于延英殿華陽巾垂絛躡屩用賓禮見上欲征河東先生請姑待軍已興不克下其再對也言天下

卷去山人挈其餘以歸相近村落好事者知之稍稍分
散略盡度聞急遣人往問止獲此卷皆諸符籙篆章也
因相與恨歎此盖有道之士所藏必皆奇書且有諸經
訣方術惜不得盡見因從度借之以行還自青社遂入
待詔京師未暇傳録度俾猶子祥臣來取去後二十二
年余守彭門祥臣以都官員外郎致仕在郡而適病卒
或言祥臣聞余將到歎曰我與新太守有舊恨不一見
也久之從其子試詢其書曰乃先人嘗所珍秘者即奉

壽僧拱宸道意純熟禪寂為樂再啟法筵尋復捨衆雖不顯談說而示人聞修之法雖無所作受而為衆利益之事故閱上以來諸傳集録正其差訛攬其精要推明統本總括横枝若網在綱條目不紊依於義不依語依於法不依人不離文字示解脫相徹照今古乃無盡燈又續法眼之後至治平之末達磨法嗣通十有九世凡二十四卷題曰禪源通録時熙寧四年正月望日樂全居士安道序

若太尉者可謂能捍大患宜列于法祀者矣故封為上公祀為大神聖人立教著在禮典祠堂既立為率僚屬陳饋奠乃告所司春秋薦時事比羣祀以其二弟從又為新書本傳于石立于堂之東楹使陳人知遺育之至于今之力也時大宋熙寧七年歲在甲寅九月十三日記

樂全集卷三十三